

B12 大公園

蘆筍生時柳絮飛

李丹崖



飲食男女

人間四月，大地春暖，氣溫回升，柳枝婆娑，這時候，正是食蘆筍的季節。蘆筍不是筍，而是草本植物石刁柏的幼苗，這種根莖狀的植物，在土層下方的還是白色，一旦鑽出土層，就成了綠色，莖桿的頂端，像是佛陀的髮型，頗有威儀。

蘆筍可是地道的美味，曾有詩句這樣描述：「蘆筍鱸魚拋不得，五陵珍重五湖春」，意為蘆筍和鱸魚一樣，讓人欲罷不能。蘆筍怎麼吃？個人覺得，對於這種新鮮嫩香的食材，一般還是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味較為合適，不宜爆油，更不宜重鹽。一般取蘆筍從頂端到根部的十五厘米處入饅，洗淨了，放在開水中焯水，沸水中放上半勺調和油，一勺鹽，油能保留蘆筍的青嫩不變色，鹽巴這時候放進去，後來就可以不放了。把蘆筍在沸水中稍事煮上三滾兒，撈出來裝盤。裝盤可有講究，一般是莖桿頂端和根稍同方向捋順，這樣看起來清新自然，異常順眼。

蘆筍焯水裝盤後，用一隻乾淨的鍋，把調和油燒熱，蠔油放入稍事烹炒，淋到裝好盤的蘆筍上，搭配一些紅辣椒絲或者是蟲草花，這樣的白灼蘆筍就鮮香四溢了。「紫綠尖新嫩

茁生，帶水掐來隨手脆」，白灼蘆筍，味道爽脆，吃起來，有筍子的感覺，也有草木的清香，蘆筍與唇齒交匯咬合的響聲，很有美食的儀式感和誘惑力，讓人捨不得停筷。朋友郭先生是做蘆筍的高手，他常常把我們邀到家中，親自下廚，烹飪白灼蘆筍，或者是與蝦仁一起清炒，鮮味更勝一籌，似乎與雞蛋一起烹炒，也是不錯的選擇。這些，我都在郭先生家品嚐過。郭先生是做鋼結構的，外表粗獷之下，還有一顆溫婉細膩的居家私廚的心，許多朋友都喜歡到他家中小聚，會做一手好菜的人，果然魅力不凡。

「溶溶晴港漾春暉，蘆筍生時柳絮飛」，新採下來的蘆筍汁液充足，吃起來，營養豐富，在當下這個季節，若是不吃，就錯過了吃蘆筍的時令。孔老夫子說：「不時，不食。」什麼時令就應該享受什麼菜餚，這是自然界的最好安排，也是恩澤。柳絮飄飛，紫燕剪柳，一盤蘆筍，不負這美妙的春日。



▲蘆筍是春天的時令菜 資料圖片



柏林漫言

我的德國老師應該是我在德國認識的第一位德國人，也是第一位我學着「打交道」的德國人。第一堂課，德國老師在黑板上寫下他的名字，凱勒先生。只有姓，沒有名。對於在英國、美國、法國都上過課的我，很清楚地意識到這是一位強烈的信號。這個「信號」只有我在英國念高中時收到過：在課堂上，只能稱呼老師某某先生某某女士，不能直呼其名，以示尊重。

黑板上「凱勒先生」幾個字面前站着的這位老人，應該是我父輩的年紀，卻因為花白的鬚髮和頭髮讓他顯得年紀更大一些。凱勒先生一看就是典型的德國男人，筆挺的身板，高大健碩，輪廓分明的面孔充滿了不怒自威的氣場。同學們對他的第一印象都是，這一定是位不苟言笑嚴格用心的老師。很好，大家都覺得他很適合當老師。

我們的第一印象是對的，但也沒完全對。從語言學校秘書的「八卦」中得知，凱勒

先生出生在曾經的東德，受的是東歐、俄羅斯嚴格的傳統教育。他原本是位歌劇的聲樂老師，教聲樂之餘順便來語言學校代課，打算存錢等退休後去瑞士生活。秘書的評價是，典型的德國老人。

因為他的教育背景，和聲樂的專業性，課堂上逐個字母的糾正發音便成了我們訓練的日常。一個沒讀準音的單詞，他可以在課堂上讓大家重複十來遍，直到準確為止。看得出來，他一遍一遍重複的音調裏，雖然有堅持有耐性，卻也難掩他對學生「恨鐵不成鋼」的焦急。這樣的微表情，很微妙地成為了課堂內外同學們認真努力的動力。因為，誰都想聽到他得到滿意的答案時發出的洪亮笑聲。

不知道是不是在前幾節課上凱勒先生對自己在課堂上成功樹立的威信感覺到滿意，還是同學們對他威嚴的氣場逐漸適應，慢慢課堂上的氣氛活躍起來。凱勒先生開始手舞足蹈地搬弄道具，解釋我們不認識的單詞，拉板棧來排列語法結構……時不時還開玩笑告訴我們讀錯音節的單詞會被誤會成哪些匪

夷所思的意思。有一天，正當同學們都漸漸放鬆起來，凱勒老師冷不丁地冒出一個提議，來個隨堂測試。就這樣，毫無準備地，關上書，關上筆記本，我們被安排了一場十五分鐘的閉卷小考試。考試結束後，凱勒老師立刻把「試卷」收到手上。好在上課的同學也就四五個，他幾分鐘便一邊評講，一邊就把卷子改完了。

拿到手上的試卷，每個單詞都被檢查過，連應該大寫而沒大寫的字母都會被扣零點五分。凱勒老師的表情看起來還不錯，他點點頭說：「都還不差。」這基本上是上課以來他最高的評價了，往常一般是「不會吧？這個你真的不知道麼？背的單詞呢？……」

這樣一位德國老師，讓我體會到了小學以後就再沒有過的緊張，也從來沒有這樣擔心過上課遲到，上課回答不上問題。不過，我想我的德語水平應該提高得飛快吧！

我想起學校秘書的話，典型的德國老人。對此，我有了相當具體的認知。

德語老師

余 逾

長征路上的「俄界會議」

白頭翁



閒話煙雨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旬，中央紅軍終於走出苦難的草地，許多紅軍戰士，踏上黃土地後，幾乎都情不自禁地倒在黃土地上哭了。沒有準確的統計，據時任紅三軍團政委的楊尚昆回憶：進入草地前，中共紅軍有一萬二千人，「和四方面軍暫時分手後，我們陝甘支隊七千餘人進入甘南。」許多久經考驗，身經百戰的紅軍戰士，死在草地的水草灘裏，至死不得入土，至死死不瞑目。

更大的難題，更大的危險，更難的選擇，還在等待着中央紅軍，向何處去？如何落腳？如何生存？如何發展？中央紅軍從江西中央蘇區突圍以來，這道難題就始終未解，始終困擾着中央，苦難愈重，危機愈深，困惑愈多，緊迫性就愈加刻不容緩，這是關係着紅軍生死存亡的大計。一步走錯，中央紅軍危矣，黨中央危矣，中國革命危矣，中央紅軍面臨生死抉擇。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紅軍到達甘肅的俄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了擴大會議，這就是著名的「俄界會議」。俄界當年是座藏族山寨，零零星星地住着二十幾戶藏族人家，家家幾乎家徒四壁，土牆木樓，俄界當時無名，藏族同胞喚之為高吉，意思是此地可能有虎，給紅軍帶路的漢族人根據藏族同胞的發音，翻譯稱俄界，俄界從此青史留名。

「俄界會議」開得緊張，也開得艱難。當時中央紅軍面臨的形勢極其艱苦，極其嚴峻，極其危險，一步踏空，有可能葬送中央紅軍，斷送中國革命。當時中央紅軍面臨的形勢，從紅軍內部看，張國燾公然違背中央決定，反對北上抗日，率領紅四方面軍公開分裂紅軍，重返草地，南下四川。張國燾之所以敢明目張膽地和中央對着幹，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他仗着自己人多、槍多，當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懋功縣達維會師時，據說中央紅軍有二萬多人，四方面軍有十萬人，張國燾多次想摸中央的底，在《張國燾回憶錄》中，他認為中央紅軍是殘師敗旅，人數不足五千，所以他才敢要挾中央，向中央叫板。

按彭德懷回憶，中央紅軍走出草地大體

不會超過六七千人，且是疲憊勞苦之師。長期作戰，長期行軍，長期營養不良，得不到休整，有病有傷得不到及時的治療，部隊已達到了極致。且脫離隊伍者大增。據《彭德懷自述》中說，中央紅軍在走出草地到達俄界期間並沒打什麼大仗，但部隊減員大增，以至於兵員減半。中央紅軍已經失去全部重裝備，後勤供給基本全無，紅軍衣衫襤褸，蓬頭垢面，據一些老紅軍生前回憶，他們只在打下遵義時進城剃過一次頭，發過一套軍裝。此時無論幹部戰士個個又黑又瘦，幾乎人人有病，全靠精神意志支撐着，剛到甘南，藏族同胞以為他們是逃荒的，要飯的，流浪的。漢人叫他們是「花子隊」。而外部又是逼人的嚴峻，幾乎到了要置中央紅軍於死地的絕境。

紅軍到達的甘南迭部一帶，重山疊嶂，窮山僻壤，處處險惡，易守難攻。國民黨早在紅軍出甘南之前就開始經營這一帶的防禦，對這一帶的土司頭領大加封賞，發放槍支彈藥，給錢給物。對當地的地方軍閥魯大昌封官加職，委任他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七方面軍隴西路總司令，新編陸軍一五四師師長，與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官朱紹良在岷縣、臘子口、西固等地布下重兵，修築堅固工事，破壞一切道路橋樑，堵死紅軍；蔣介石又連派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部、薛岳部集結十幾萬部隊快速從左右兩翼包抄。前後堵追，劍拔弩張。中央紅軍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一刻。

「俄界會議」通過毛澤東作的《關於與



◀「俄界會議」遺址 資料圖片

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然後將中央紅軍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由毛澤東兼任政委，彭德懷任司令員，林彪任副司令員，決定迅速拿下臘子口，再圖發展。「俄界會議」開得也沉悶，也沉重，因為

並未解決紅軍任何處落腳，單憑紅軍眼前這些人，這些槍，要開創一個新根據地幾乎絕無可能。當時陝西的東北軍、西北軍和地方軍閥總兵力應在三十五萬人，所以「俄界會議」對今後的戰略行動也是茫然四顧，很難尋找到一個明確的目標，作出先衝出臘子口，然後伺機向甘寧進軍，創造機會，求得國際支援。兩年後的實踐證明，那也是一條絕路、死路，紅軍西路軍二萬一千多人全軍覆滅。就在「俄界會議」上，毛澤東發言說，向北發展只能保留幾百個幹部幾千名戰士，就是很大勝利了。

為保留革命的種子，面對前後堵追之敵，針對中央紅軍的實際情況，中央只有一個選擇，到蘇邊境地區去，背靠蘇聯，求得發展。可以肯定，「俄界會議」前後，中國革命已經到了最危機的時刻。蔣介石親自布置「圍剿」，十分自信，認為這次紅軍陷入「絕地」，絕難復生，因此向其三路「剿匪」軍隊，下令懸賞緝拿紅軍領導人，開出懸賞，彷彿其勝在即，生擒毛澤東獎勵十萬元，獻首級者獎八萬元；生擒彭德懷林彪的，各獎六萬元，獻首級者各獎四萬元；一直開價到紅軍師以上領導。可見其囂張得意到何種地步！我解讀「俄界會議」中，中央紅軍的戰略決策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頭過河，過了河再說，不能坐以待斃，等着敵人合圍成功。

編者註：本文原題為「紅軍長征到陝北《大公報》功不可沒」。

異國各異之菲律賓人亂中有序

王樹華



自由談

走進菲律賓，給人的印象就是亂。這種亂是多方面的，設施亂、交通亂、秩序亂……總之，管理混亂。但當你深入觀察了解後，就會覺得這個國家亂的背後是人們內心的平靜有序。

代表團在馬尼拉諾伊阿基諾國際機場一下飛機，就看到許多人用輪椅推着「殘疾人」優先通關，大家都感到很好奇。有人不禁驚嘆，這裏殘疾人怎麼這麼多？後來一問才知道，「殘疾人」是普通旅客裝的，推輪椅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都是搞經營專門做這個生意的，只要交上錢就推着優先通關。不僅如此，出關以後依次還有貴賓接機、付費接機、正常接機若干道關卡，警察、保安、旅客、接機者亂作一團，我們每個人都被弄得焦頭爛額，出了一身汗。

進入首都馬尼拉市區，交通更是一場糊塗。城區主幹道EDSA大道，單向六車道仍然堵得無法行駛，幾個小時到不了目的地，不僅堵而且亂。路上小汽車、摩托車、客車、貨車、人力車混行，擺滿一路，人也穿梭其中，好不熱鬧。道路兩旁到處是搭建的小棚子，住着流浪漢和無家可歸的人。值得一提的，路上交通工具近半數是由美軍退役吉普車和摩托車改裝的小公共

汽車和摩的，吉普車一車能裝二十多人，摩的也能拉七八個人，沒固定站點，路上招手即停，看着很方便，但是挺危險，怪吓人的，成為菲律賓的獨特風景。馬尼拉的基础設施不善，感覺道路坑坑窪窪，沒幾條正兒八經的路，建築也陳舊不整，還經常停電停水。許多華僑和中資企業都僱用保安，整天荷槍實彈的。也確有好吸毒者又偷又搶的，不時亦鬧出些兇殺案來。不過總體上還是社會平穩，安全也有保障。

菲律賓表面上看似很亂，但實際上是有秩序的。在公共場所排隊都是自發的，他們經常排一兩個小時隊，卻沒有一個人去插隊加塞，大家心裏都平靜，也不急躁。據一些中資企業講，菲律賓人最大特點是聽話、順從、好管理，讓幹什麼就幹什麼，從來不講價錢，但有一點就是你必須尊重他。難怪菲備成爲世界品牌，原來是他們擁有這種深厚文化和基因。菲律賓人是一個很快樂的民族，很容易滿足，一有錢就吃喝玩樂去了，所以用人單位發工資不是一月一發，都是半月或一周一發，不然發了工資就找不到人了。菲律賓人還經常笑話中國人，你們有車坐、有房住、有錢花、有飯吃，還忙活啥呢？他們骨子裏就這樣想，有錢人很幸福，但沒錢人也很快樂。所以，大都心如止水，很平衡、也很平和。

當知道「雲門舞集」會在廣州大劇院演出，我馬上準備前往，吸引我的不止是舞團演出兩個我未看过的作品《白水》和《微塵》，還有演出地是已故建築名家Zaha Hadid設計的大劇院。有「女爵士」之稱的Zaha Hadid，作品遍全球，而我卻從來未真正走進其中一座，今次「雲門」在那裏演出，我豈有不立馬行動的理由？此行還有一個原因：我亦想親身了解廣州演藝文化水平，看看觀演觀眾的成分。

廣州大劇院初落成時，曾有過一陣爭議。這大概與北京、上海多棟由世界建築名家所設計的作品一樣，遭遇類似的熱議。其實，建築要經時間考驗，多年使用後，情況才真實。當我走進大劇院看表演，便知廣州市民如此愛戴這座宏偉建築，亦能感覺到他們引以為榮。

該晚七時左右，花城廣場上行人漸多，大家都朝大劇院方向走去。場外人頭湧湧，飲食場所坐滿人，熱鬧忙碌，而劇院大堂內，更顯得擁擠，毫無疑問，當晚全場滿座。那時我便感覺，廣州觀眾的審美緊貼香港和海外，認同「雲門舞集」這個品牌，至於《白水》和《微塵》這兩個舞碼是否該舞團代表作品，並不計較。「雲門」難得來廣州演出，機不可失，錯過了便要再等幾年。

當晚演出的核心觀眾是上班族，明顯感覺不少男女白領從辦公地點趕來，仍身穿大方得體的職業裝，襯得起大劇院高貴與時尚感。畢竟外來大型表演，在大劇院門票自然不低，收入較高上班族爲主要觀眾不足爲奇。可喜的是，少年觀眾比例超乎我的想像。在香港，雖亦有不少穿校服、由學校老師帶來的少年觀眾，我相信也不會有如此顯著的比列。沒想到在廣州，衆多家長親帶十來歲兒女到來，那是親子教育，具實際意義。舞團跟隨Erik Satie、Albert Roussel、Ahmet Adnan Saygun、Maurice Ohana音樂

廣州大劇院的舞與夜

張錦滿

而表演《白水》，繼而創作《微塵》來演繹蕭斯塔科維奇《第八號弦樂四重奏》，家長實在不容易向青少年解說，值得我向他們致意。坐在廣州大劇院內看表演，我的位置是D區7排1座，處在右側區域，整區座位並非正向舞台，而是全區座椅向左斜排，觀眾舒服安然正坐，卻可以打斜看到整個舞台，這樣設計其實合理，不像傳統劇院觀眾席死板設計，側邊座位正面對着舞台，與之平行，因此觀眾便要全晚側坐，感官不快。Zaha Hadid的設計與別不同，這是其一。廣州大劇院還有一點奇異是場內竟然鋪木地板，這無疑比較清潔乾淨，但弊在聲音反射較厲害，我感覺到看表演時，聽到後方不時響起雜音。關於音樂應用上木地板，有待高明來解說。「雲門舞集」作品一向以中華文化元素爲本，而《白水》和《微塵》非其代表之作，我感新鮮，反覺趣味。林懷民在這兩個作品裏

多安排群體造型、隊型變化，而舞者動作不再突顯華夏文化符號，說明他也並非一味食老本。創作者有些作品走國際路線，實在必要。演出上下半場各一個舞蹈，大概一百分鐘，觀眾顯然意猶未盡，唯有不停拍掌，舞者鞠躬謝幕十次而掌聲仍未絕。舞蹈表演，雖有「安可」，舞者最後狠下心，暗示觀眾離場。

走出大劇院，我仍看到感動場景。晚間大劇院全亮燈光，玻璃建築架構全通透，水池現出清楚倒影，與後面數座商業大樓的燈光外牆，組合成壯麗夜景，很多青春少艾



▲夜晚的花城廣場的地面會「發光」 ◀廣州大劇院一隅 作者供圖

都排隊等待在最佳位置擺姿勢，而男士都急忙舉機拍攝。這不難看出多數廣州市民還是誠心欣賞這座文化新地標的。在走路回酒店途中，我踏在花城廣場發出彩色亮光地面上，頓感浪漫，心情愉悅。這個快樂廣場，四周由美麗建築包圍，「小蠻腰」電視塔、廣州大劇院、廣州博物館、廣州圖書館及多棟新型高廈，夜間燈光璀璨，比日間更添魅力。這裏的夜景，足以與許多國際大城市比肩。這一路散步，眼前華燈下的人與事，正好是我來廣州看「雲門舞集」的最佳註腳。

當知道「雲門舞集」會在廣州大劇院演出，我馬上準備前往，吸引我的不止是舞團演出兩個我未看过的作品《白水》和《微塵》，還有演出地是已故建築名家Zaha Hadid設計的大劇院。有「女爵士」之稱的Zaha Hadid，作品遍全球，而我卻從來未真正走進其中一座，今次「雲門」在那裏演出，我豈有不立馬行動的理由？此行還有一個原因：我亦想親身了解廣州演藝文化水平，看看觀演觀眾的成分。

廣州大劇院初落成時，曾有過一陣爭議。這大概與北京、上海多棟由世界建築名家所設計的作品一樣，遭遇類似的熱議。其實，建築要經時間考驗，多年使用後，情況才真實。當我走進大劇院看表演，便知廣州市民如此愛戴這座宏偉建築，亦能感覺到他們引以為榮。

該晚七時左右，花城廣場上行人漸多，大家都朝大劇院方向走去。場外人頭湧湧，飲食場所坐滿人，熱鬧忙碌，而劇院大堂內，更顯得擁擠，毫無疑問，當晚全場滿座。那時我便感覺，廣州觀眾的審美緊貼香港和海外，認同「雲門舞集」這個品牌，至於《白水》和《微塵》這兩個舞碼是否該舞團代表作品，並不計較。「雲門」難得來廣州演出，機不可失，錯過了便要再等幾年。

當晚演出的核心觀眾是上班族，明顯感覺不少男女白領從辦公地點趕來，仍身穿大方得體的職業裝，襯得起大劇院高貴與時尚感。畢竟外來大型表演，在大劇院門票自然不低，收入較高上班族爲主要觀眾不足爲奇。可喜的是，少年觀眾比例超乎我的想像。在香港，雖亦有不少穿校服、由學校老師帶來的少年觀眾，我相信也不會有如此顯著的比列。沒想到在廣州，衆多家長親帶十來歲兒女到來，那是親子教育，具實際意義。舞團跟隨Erik Satie、Albert Roussel、Ahmet Adnan Saygun、Maurice Ohana音樂